

热点解读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

常纪文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阶段。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需更好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使两者相互促进。

把握绿色低碳转型机遇和挑战

在不同发展阶段,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条件和能力不同,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统筹的内容和要求也会不同。新时代以来,我国对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认识逐步深化,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绿色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只有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统筹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结合工作需要协同开展体制机制集成创新,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工作相互支持、协同增效。

从全球视野看,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属于后发国家。在此背景下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既迎来历史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

就机遇而言,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济和技术基础,解决转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并可利用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人才技术优势,抢占国际绿色低碳产业竞争的新赛道。

就挑战而言,发达国家是在解决传统的环境污染问题后再着力解决碳排放问题,而我国既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历史遗留的存量生态环境问题和当前发展中新增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在2030年前有序推进碳达峰工作,在机制上需要深化改革,在技术上需要协同创新,在进度上需要梯级实现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的目标,经济、技术和社会压力更大,推进工作的难度更大。面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要求,如果我国不及时转型,不仅难以如期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还会影响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绿色、循环、低碳、智慧化发展已成大势。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增强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将推动能源结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改造、社会生活产生全面系统性变革。这个变革既是发展新经济的产业变革,也是发展传统产业的转型变革。为此,需结合已经确定的绿色低碳

发展目标,以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对我国的产业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合理规划,形成科学有序、充满活力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系统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强化产业国际比较优势,持续为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提供支撑。

增强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低碳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全面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为此,需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围绕产业变革的方向引导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共建一批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加大高效绿色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供给。在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强化低碳要求,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二是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强化绿电与区域矿产资源的耦合开发利用,发展绿色低碳的新型煤化工、石油化工以及其他新型工业,在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的前提下,有序减少对国外油气和煤炭的依赖。三是改革和创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落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依法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激发自然资源资产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活力。四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分门别类建立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戈壁荒漠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将生态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五是加快构建与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相配套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促进废旧风机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快递包装等废弃物再制造或者循环利用。

同时,为绿色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鼓励

经营主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安全生产、环保信用等监管体系,强化税收等政策支持,综合考虑行业能耗、水耗、气耗和排污绩效水平,针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落实差别化或者阶梯化的供电、供水、供气 and 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提升绿色、循环、低碳管理的目标、标准,加强经济发展和绿色低碳循环监管决策、政策、目标、标准的取向一致性评估,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坚持系统观念找准切入点

在更高层次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需找准工作抓手和切入点,有序推进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

全领域转型。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节能降碳方面,要统筹碳达峰碳中和与污染防治,坚持先立后破,把握工作力度和节奏,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快既有建筑、交通、城乡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超低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推动农业节能减排。产业转型方面,在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和流域,按照各自的特色、定位和发展目标,在加强产业协作布局和技术协同创新的基础上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持续良性互动。

全方位提升。坚持要素统筹和城乡融合,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智慧高效为导向重点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建设,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中国新画

卷。协同推进城市更新、社区更新、建筑更新,推进海绵城市和海绵社区建设,增强城市和社会的生态环境韧性。统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统筹考虑乡村产业和人口迁徙的变化,有序推进空心村的整合开发,做到产业相对集中、人口相对集中、服务相对集中,提高乡村建设和乡村运行的投入实效。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工艺的选择要因地制宜,既要考虑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又要考虑村集体和农户的可持续支付能力。

全地域建设。按照系统思维,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梯次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域覆盖,塑造一批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全面展现大美西部壮美风貌、亮丽东北辽阔风光、美丽中部锦绣山河、和谐东部秀美风韵。在生态建设方面,要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加强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升生态环境容量。在环境建设方面,要对照环境质量改善阶段性目标,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统筹开展各方面、各类型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在努力不欠新账的同时逐步还清旧账,不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在全地域生态和环境建设中,要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多领域多层次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减少国家、社会和企业保护生态环境的综合成本,提升生态保护、污染治理、节能降碳和增汇固碳的综合绩效,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此外,开展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通过宣传教育和案例指导,把建设美丽中国的意愿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形成美丽中国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精准务实培育壮大乡村产业

张延龙

乡村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对坚持产业兴农、优化产业结构提出一系列要求。近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加快发展,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同时,乡村产业规模化、差异化、品质化发展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需切实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加快转化增值、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拓展提升乡村功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空间,县域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重要载体。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进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能源、数据等产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的生产要素,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畅通城乡要素配置渠道,优化城乡要素供给;坚持城乡优势要素互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城市及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及竞争力提升。

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乡村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是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的重要手段。需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产业急需为导向,整合各级各类优势科研资源,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焦乡村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支持乡村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对入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乡村企业给予鼓励;聚焦行业共性技术需求,支持乡村重点特色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引导有条件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建立技术创新中心;聚焦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需求,支持行业技术融合发展

平台建设。调动产学研用等各方力量,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三是立足乡村特色资源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通过产业功能集聚,挖掘资源多元功能,全方位彰显乡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做好“土特产”文章,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用好当地资源,注重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突出地域特点,因地制宜打造广大消费者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和品牌;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推动乡村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全链条升级,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适度集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和创新多种利益联结机制,让城乡居民都能参与乡村特色资源多功能开发,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安淑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需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独特内涵特征。

一是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生态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上个世纪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引发人们对西方现代化的深刻反思。我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为当今世界从根本上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了新思路。

二是体现了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

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发展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保障,自然资源、环境容量、气候容量等都可被视作经济资源加以开发、保护和利用,既要考量其生态价值,又要考量其经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相互协调、互为依托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求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兼顾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是构建了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体实现现代化的体系。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严密有机整体,人类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在理论上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同时,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面临诸多突出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需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全面推进重点行业和领域节能降碳。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坚持节能优先方针,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深化工业、建筑、交通等传统领域节能。通过鼓励设备更新、加强技术攻关、促进集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等举措,加快钢铁、石化、建材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实施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技术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绿色服务等产业。

着力扩大城市蓝绿空间。在城市规划中明确蓝绿空间需求以及占比目标。保护和恢复城市中的生态系统,包括湿地、森林和水体,维护

城市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建设多功能蓝绿空间,推广城市农业,提高蓝绿空间效益。改善蓝绿空间质量,加强蓝绿空间管理,提高其吸引力和可利用率。利用现代技术,监测和管理蓝绿空间和制定更有效的管理策略。

加快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挖潜土地后备资源,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充分发挥好规划的引领作用,科学配置用地空间。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依据产业生命周期和项目生产周期,优化土地供应,建立健全建设用地供应考核评价制度,提高土地利用管理水平。

大力推动新能源发展。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多元融合发展,有序开发适合地情的新能源。进一步建设好新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提高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变革,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23年全年

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55.3%

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

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26.4%

上升0.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持续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转化应用市场机制,加强创新服务保障,推动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竞相迸发、产学研用衔接高效、创新效能持续提升,进而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加强自主研发,夯实绿色技术发展根基。

我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绿色技术已取得长足进步,覆盖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等诸多领域,部分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加强绿色技术创新,需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重要作用,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成效在考核评优中的比重,提高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发挥协同创新作用,引导企业、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与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金介”合作机制,促进共性技术研发。加强创新平台基地建设,持续优化整合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绿色技术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二是加快绿色技术转化应用,发展绿色生产力。科技创新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到实验开发再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目前,相关协同创新机制仍存在堵点,绿色技术转化应用效率有待提高。为此,需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各环节,构建协同有序的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推进绿色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布局建设若干绿色技术交易平台,健全绿色技术交易平台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服务和保护机制,提升绿色技术交易服务水平;健全绿色技术推广机制,以节能降碳、清洁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为重点,适时遴选先进适用绿色技术;鼓励绿色技术应用,加大政府绿色产品采购力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

三是加大支持力度,构建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保障体系。绿色技术的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创新难度和风险较大,对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投入的要求高。既要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发挥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增强市场在配置资源和连接创新各环节中的功能,吸引新要素向绿色领域集聚,又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需加大绿色技术财税金融支持,引导各类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积极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项目。加强绿色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大对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设置绿色技术相关专业的指导支持力度,引导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开设绿色技术专业,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促进绿色技术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水平布局和高效益运用。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版编辑 栾笑语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jrbll@sina.com